



「名家与新疆丛书」
散文集

在大地的极边处

赵光鸣 著

这样的地方，就是大地的极边处，即使荒凉，也荒凉得令人心旷神怡。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

【名家写新疆丛书】

散文集——在大地的极边处——
赵光鸣 著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在大地的极边处 / 赵光鸣著. — 乌鲁木齐: 新疆人民出版社, 2016.8
(名家写新疆)

ISBN 978-7-228-19509-1

I. ①在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散文集 — 中国 — 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96214号

统筹策划 李颖超

责任编辑 王 娟

封面设计 王 瑄 / 雅集书坊



出 版	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
地 址	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
邮 编	830001
发 行	新疆人民出版社
电 话	0991-3652362(发行部) 0991-2813860(编辑部)
制 作	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	乌鲁木齐科恒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mm × 1230 mm 1/32
印 张	11.25
字 数	250千字
版 次	2017年1月第1版
印 次	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印 数	1~3 000册
定 价	29.00元

三 拜城~~记~~记

赵念鸣

尔雷犹记恰马古

今年两次去拜城，都在县城的诺亚舟大饭店下榻。饭店对面有个集贸市场，斜对面还有个蔬菜瓜果批发市场，是我每天散步必去的地方。逛集市是我平生一大癖好，每到一地，都要抽暇转一转当地的农贸市场，兴味盎然，乐此不疲。拜城的这两个集贸市场，除小百货、小商品外，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本地的农副产品，尤其是恰

路上的风景(自序)

我的老家在湖南浏阳北盛一个叫赵家大屋的村庄。浏阳是个出大人物的地方,但赵家大屋只出小人物,我父亲就是一个以木匠技艺谋生的小人物,老实巴交的一个人,却在二十三岁那年干出一件让村里人意想不到的壮事,报名参加了王震的招聘团,到万里地外的新疆去造织布机。

王震的老家也在北盛,离赵家大屋不过一箭之地。他到新疆任职不久回过一次老家,顺便招一些会木工手艺的人,到新疆南疆帮助当地老百姓造织布机,以发展新疆的纺织业。父亲和几个木匠伙伴一起报了名,很快就踏上了他一生跑过的最远的路。一路历经艰难,风尘仆仆,走了将近两个月才赶到目的地——南疆。那时候父亲的样子我还依稀记得,穿着新疆军区后勤部发的军装,戴着军帽,胸前有白底黑字的符号牌,看上去还算英俊。这是我在父亲早年的一张照片里看到的他的形象,以后再也没有看到这张旧照,直到他

老人家辞世，整理遗物时也没有找到。

父亲在南疆当木匠六年后调到公路局桥工队，1958年才回老家探亲。当年和他一起去新疆的同伴，陆续都回到了老家，只有他一意孤行，坚持留在新疆。这次探亲再回新疆的时候，他身边多了母亲和我。那年我正好十岁，出发的时候正是冬天，我们一家三口从老家出发，坐火车走到甘新交界的红柳河，那时候兰新铁路就修到那儿。接下来的行程，从红柳河到渭干河，父亲的桥工队工地，那里正在造一座宏伟的大木桥，那儿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。这段路，是真正的“八千里路云和月”，走走停停，二十多天才走到。

这段路程和经历，我在这个集子的几篇小文里都写到了，还有我十八岁那年从乌鲁木齐徒步到兰州的那段经历，本集中都有记录。少儿时代的这些漫游经历，培养了我喜好旅行的兴趣，这也是我的终身爱好，到老志趣不减。新疆版图很大，我至今在此生活了五十八年，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，只剩下两个地方没有跑到，一个若羌，一个且末。二十年前有一次机会可以去这两个地方，当时我已经到了塔里木南沿的三十一团，但是往南走的路实在太难走，路上全是蹚土，一颗石子见不到，汽车在蹚土中行进，浮尘如浪，飞溅迷眼，司机不想再往前开，借口车况不好，把这次行程变成了一场空欢喜，让我遗憾了多年。

现在这样的蹚土路、沙石路已经很少见到了，新疆这些年进步最快的就是交通业，想到哪里都很方便，真正意义上的所谓畏途已经不复存在。但是我几十年来养成的旅行习惯却没有丝毫改变，不喜欢从城市到城市，不喜欢到人烟稠密之所去凑热闹，荒野和混沌未开之地，才是我最想和最爱去的地方。

这样的地方，就是大地的极边处，即使荒凉，也荒凉得令人心旷

神怡。

当然,这只是我的旅行梦想,关于旅行的理想境界,我想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

但是我写的东西,和这个境界是有距离的。我是个写小说的,对于散文写作没有丝毫的自觉意识,这个集子中的所有文稿都是报刊、出版社的约稿,另有几篇是征文,也是有关组织者打了招呼才写的。所以,它们都不能算作美文,个别篇什,还有点新闻体的痕迹在,想抹也抹不掉。但是我想特别说明一下,它们都是我用心写的东西,在认真的同时,也激发着我的热爱和深情,因为我热爱新疆,不可能写出麻木不仁的文字。

本书中收录了一些我为文友写的序跋,和全书的调子是一致的。他(她)们都是我前世修来的福缘,是我的路友和旅伴,我们一起旅行,自然有些东西是要记下来的。

2016年7月30日

目 录

路上的风景(自序) / 001

大地密码

寻访北塔山草原故道 / 003

魔鬼城印象记 / 014

瀚海绿岛百口泉 / 020

大地的语码 / 025

绝美和田 / 030

彩虹路 / 036

白云故乡 / 042

我眼中的灵山圣水 / 049

浩瀚而幽深的胡杨林公园 / 054

云中风景 / 059
飘然旷野 / 062
蒙乡记零 / 065
画家巴特加甫素描 / 075
草根文艺家道尔洪 / 080
曲代与乌兰牧骑 / 083
一个人和两棵树 / 088
阿巴白克的森林 / 094
艾买尔老人的财宝 / 099
商贸往事 / 105
山河与湖 / 116
黄沙绿浪 / 122
两河鱼事 / 129
化石牛头轶事 / 133
湖上人家 / 136
客居吾库萨克的日子 / 140
吃吃喝喝说奇台 / 145
拜城三记 / 151
冲乎尔饺子鸡 / 158
蓝天饭庄 / 161
好酒二牧场 / 166

驿路独语

- 永远的路上 / 175
那条河 / 183
投奔渭干河 / 185
我在长山子落户的日子 / 188
我的金蔷薇 / 196
重温鲁迅 / 198
重温秋雨 / 200
都市中的乡愁 / 202
远巢片语 / 206
读书是一种享受 / 211
哥斯拉来了 / 214
浮尘后面的南疆 / 217
《乱营街》后记 / 219
我和我的文学 / 224

文友写照

- 凝眸博格达 / 229
远逝的笑容 / 242
译林中的智者和智慧之花 / 249
漫游与回归乡土 / 255
注释伟人 / 259

岁月尘封的沧桑记忆	/ 262
色彩绚烂的《锡伯渡传奇》	/ 267
在风的簇拥中追梦	/ 272
《并非一个人的背影》序	/ 277
蹉跎而光荣的岁月	/ 282
《无愧人生》之外的话	/ 284
说说徐庄	/ 287
我眼里的黄永中	/ 290
乃亭的童话世界	/ 293
辽远荒野中的灵魂湿地	/ 297
荒野的行吟者	/ 301
黄山其人其文	/ 305
百年古镇一樵翁	/ 308
老朋友刘尧锡	/ 311
霜叶红于二月花	/ 316
写在《鬼城》前面的话	/ 318
精神朝圣者	/ 320
邮票大的故乡本土	/ 324
想念喀喇沙尔	/ 328
我读长篇小说《塔尔巴哈台》	/ 332
少年作家李子麒	/ 337
在大地的极边处(后记)	/ 340

寻访北塔山草原故道

—

乌拉斯台一带的自然地理面貌,同我想象中的北塔山出奇地一致。这里的群山簇拥,绵延不绝,但是山与荒原互不纠缠,彼此相揖让,各自都以最荒蛮混沌的样貌横陈于苍天之下,万古寂然,而又肃穆庄严。所有的山都是焦黑色的,土壤附着非常浅薄,长不出树和灌木,只能长出一些稀疏的浅草,山石上结着焦黄色的痂,初以为是苔藓,实际上是大大的错觉,北塔山以干旱著称于世,即使在水草最丰沛的河谷地带,也难以见到苔类。这些焦黄的石斑遍布于每座山上,加重了北塔山群山焦黑的底色,使之看上去更加苍凉,几近于狰狞。

但这些近看苍凉狰狞的山,到了远方却变成了柔和缥缈的幽蓝。站在每座山头,放眼远眺,旷野无垠,横无际涯,天地相交处,那些变成了幽蓝色的远山与迷蒙的云烟融汇在一起,轻曼似纱,如梦

如幻,让人心旷神怡。

我在乌拉斯台口岸群山的数次登临,极目远方,都有明确的目的。试图从眼前宏大的视野中,搜索到那条消失了将近百年的草原驼道。对于这条道路,我在想象中已经千百次地重复描绘过它的样貌,它在北塔山地区的走势、呈现的状态,不只在幻想中反复出现,还被我用文字直接地描写过。由于长篇小说《旱码头》的写作,我在精神上已经如醉如痴地亲近了这条漫漫长路,从收集有关资料,采访有关人士,踏寻相关路段,到伏案写作,前后历时将近三年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这三年里,它没有一天离开过我的脑海。

这条草原驼道形成于清代后期,兴盛于清末民初,繁荣时期达数十年,东起直隶省张家口一带,西通镇西、古城子、迪化等,以旱码头古城子奇台为终端枢纽,全长有七八千公里程途,途经乌兰察布、归化城、包头、杭盖、乌里雅苏台(前营)、科布多(后营)等城市或商埠,再南下北塔山,最终抵旱码头古城子。在那个时代,这条多草地,少税卡,少匪患,相别于官道的驼运线,万驼簇动,驼蹄杂沓,驼铃喧响,人声如潮,生气勃勃,是死气沉沉的北中国及西口外一道炫目的风景线,丰富多样的京津百货和苏杭丝绸、金银饰品、茶烟糖酒源源不断地流向西部,而西口外及沿途的皮毛、毡毯、香料、珠宝、乳品、畜产品等也川流不息地运向内地城镇,强劲的东西商品大流通造就了沿途诸城和商埠的兴起,也传播了一种不畏艰难、勇往直前的开拓精神,以及互助互济、无信不立的商业道德和理念。

在长篇小说《旱码头》的写作过程中,我萌生过一个愿望,在我的有生之年,亲身踏访一次这条长路,把想象中的路落到现实的版图和景象中。它的起始地,我去过张家口、张北,还可算上多伦、太仆寺等附属地,归化城(呼和浩特)仅算路过,中间的大部分,如今多

在蒙古国版图内。而这条路的尾闾部分,在此之前,我走得最远的地方是将军戈壁,而真正看到故道痕迹的地点,是驼队坐场地北道桥子和茈茈湖。

大约两年半以前,我第一次到达桥子,由奇台县文友马振国陪同。老马比我年长两三岁,是土生土长的桥子人。他先让我看了那座著名的破城子,一座破败的、无人认真看管的破土围子,据说是唐朝的屯兵城,名叫郝遮镇。老马还大致指了一下坐场地的位置,大概描述了一下坐场地一百年前的盛况。那时候从张家口、归化城远道而来的驼队,经几个月的长途跋涉,已是人困驼乏、瘦骨嶙峋,到了桥子,卸驮下鞍,就地休养生息,从5月到8月,这水草丰茂的地方,数万峰驼形成一个个驼圈,阳光明媚,骆驼们安静地吃草,很快健壮起来,褪掉肮脏的旧毛,长出茸茸的新毛。而驼夫驼户们唯一的劳动,就是在草地上收集骆驼们掉下的旧毛,将其净化,搓结成绳和毛毡,此外就是修理鞍具驮架之类。这些轻松的活计干完,他们可以放开喝酒喧荒,也可以到临时的街子上玩,坐场地临时形成的街市非常红火热闹,有各类店铺、饭铺,甚至还有妓馆。

老马还带我看了两三处驼道的遗迹,是一些长了稀薄植被的荒地,有几段模糊的路痕,他说是过去的驼道,从北塔山方向来,向古城子方向伸去。在一大片黄沙丘前,他指着前方,说驼队是从这片黄沙中开过来的,有沙子的地方,是不会留下故道的痕迹的。

马振国关于草原驼道的知识,是从北道桥子的老辈人那里听来的,可惜,这样知道驼道的老人现在都相继离开了人世。我在奇台的三次采访,最想见到的人,就是在世的老驼夫和老驼户,这些人我最终一个也没有见到。他们在我想到要见他们时,仿佛相约好了似的,全都去世了。他们的后人对其先辈的事迹,能说出所以然的不

多,有,也被整理成文字刊载在县政协办的《奇台文史》上了。七年前我在乌鲁木齐种苗场一个度假村邂逅过一位真正的驼夫,老汉时年八十七岁,是度假村老板的岳父,从巴里坤颤颤巍巍地远道赶来看女儿一家的。我同这位老态龙钟的老驼夫有过简短的交谈。那时没有想到将来要写驼道故事,放过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这是我为自己的迟钝和疏忽付出的代价,到我想起要弥补这个损失,专程到巴里坤访问这位姓马的老人时,得知他已离世三年了。

坚硬的、布满砾石的将军戈壁,找不到驼道的痕迹,早在意料之中。我寄希望于从未到过的北塔山,想当然地认为,它的群山和沙质土地上,应当有草原商道清晰的路痕和逶迤的方向。但是多次登临远望,没有看到这样的情景。绵延千里的,由铝白色铁蒺藜连成的国境线的另一边,是混沌辽阔的蒙古国荒原,如同死海,沙土地泛着微红,看不到一棵树,连泛青的草色也没有,更没有屋舍人烟。自然,也没有路,更不要说故道痕印了。对蒙古国的远望,唯一让人悦目的,还是它的蓝色远方,那也是山,它能让我想象到比那些远山更远的北套草原和杭爱山山脉。我对铁蒺藜以北难以到达的疆土失去了兴趣,心里想,我的踏寻还是以面前的群山为主吧,这里是我们自己的疆域,那条前人走过的路,是一定可以找到的。

二

乌拉斯台口岸比我想象的要小很多,缩在一个山窝里,连同通关大厅、管委会办公处、警卫队营房和正在建设中的海关楼在内,